

春茶

陳學昭著



2

春 茶

周平西著



春 茶

陈学昭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插圖：趙宗藻

封面設計：張濛兮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 734 字数 132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7³/₁₆ 插頁 13

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3500 冊

定價(6) 0.75 元

00001—13500

—

春天总是给人们以期待和希望，可是，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却来的非常迟。整个冬季既漫长，又寒冷。一遭大雪接着遭大雪，一遭西北风接着遭西北风，把这江南美丽的一角——杭州郊区的山嶺土地，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坚硬和结实。

獅嶺乡獅嶺村离杭州市約二十多里地，位于西湖的西南角，隐沒在叢山峻嶺中，是杭州郊区出产著名綠茶的一个村子。村子里二百八、九十戶人家，都是依靠經營茶叶为生。一条銀鍊似的泉水从东到西，从山下到山上把大家弯弯曲曲地联結起来；就是靠北面临着泉水支流居住的几戶，也是貼得紧紧的。人們不是同姓同族，便是世代同姓，不是对門鄰居，便是前后隔壁鄰居。只有很少很少的几家杂姓，本来是外来戶，若干年若干年以前逃災荒、逃兵荒而来到这里，土地改革以后，就安居下来了，完完全全成了这个村子里的人。

一剛过了春节，村里人帶着迫切的心情期待着春天的到来，天气却仍然是又寒冷，又陰冻。

这一天，獅嶺互助組組長兼党支部書記沈大达，大早起来，抹了一把臉，吃了兩碗泡飯，叮囑了胞妹瑞珍几句话，就赶到村子西口，等着組里的兩個生产队都出来了，匆匆忙忙地找着兩個生产隊長說了几句話，生产队向西口六和塔浙江师范学院那边去挑肥料，自己便折回村里，向东头山脚下走了。

是个陰冷的天，太陽淡淡的透出南高峯的頂。沈大达迎着尖峭的晨風，往区委会的大路上走着。前几天他託乡里轉送給区委会一个条子，說希望能够約个時間叫他到区里去一次，他觉得有些話非自己去当面說，才能說清楚。昨晚乡里帶來口信要他今早到区委会去。沈大达整夜沒有睡好覺，翻来复去尽想着許多事情，后来，昏昏沉沉的好像正走到一座高山上，誰知一只脚踏在光溜的石头上滑了下来，这么，沈大达猛的跳醒了，却原来是一个夢。于是，想着想着，再也睡不着了。沈大达很想点起灯，把几件要紧的事和几句要紧的話記在日記本子上，免得临时忘掉了，可以拿出本子来看一看，这是他自从担任了党支部書記和互助組長以后常常做的。可是，他又怕把隔壁房里的瑞珍鬧醒了，只好还是躺在鋪上想了又想，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時間睡着了。等到突然听到 咿呀一声門响，睜开眼来，天已有些亮了，光線透过嵌在木窗上的一塊玻璃，照到他的牀头。沈大达跳起来，穿上衣服走下楼去，瑞珍已經把海飯燒好了。

这时候沈大达走在路上，心里想起了很多事情和很

多要說的話。不知道為什麼想着的時候，心是那麼激動，甚至七上八下地、劇烈地跳着。

“先說哪一件事呢？先說今年茶葉都被凍壞了，”沈大達的腦子里映起了一個難過的印象：茶葉整棵整棵凍壞了，幾家組員的女人坐在茶蓬邊無聲地哭着。接着，一個生氣的念頭起來代替了這難過的印象。他想起前些日子區里派人來叫他動員村里的茶農，用一堆堆木炭火在茶蓬旁邊燒，這樣來解凍。一想起這個指示，沈大達的臉漲得通紅了，引起了一種抗拒甚至是憤怒的思想：“什麼樣的指示不下呵！竟不想想這是可能的麼？木炭要多少錢一斤呀？再加上人工，茶葉將達到多高的成本！自然，坐在辦公室里烤火的人是想不到這些實際困難的……”接着，沈大達又埋怨起自己來：“總之，這是一次教訓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，該怪自己事前沒有想到；如果早想到，那麼采完四茶以後，在茶蓬上包些稻草，蓋些稻草，就不會凍成現在這樣了！”沈大達深深地透了一口氣，邁開大步儘管往前走，抬起頭來，望見了區委會的三層樓紅瓦的屋頂——好像圖畫里的屋子，從一片雪松和竹林里透露出來。

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”沈大達把正在責備自己的念頭趕掉，重新想起了到區委會應該談些什麼：“先講哪一件事呢，……就講黃厚福互助組和我們併組了，我們大家要求辦社，……”於是沈大達又想起了這兩天來幾家貧農組員再三叮囑過他的話，特別是趙小毛老夫子的話：“你呀！不要悶聲不響，你是替我們大家說話……”沈大達覺得渾身

很热，解开了灰布旧棉襖的扣子，可是他那黝黑的橢圓形的臉孔上，有一層油脂似的赭色，額角上还流着汗珠。沈大达的思想一时显得非常混乱。

“是的，就是請求批准办社，那么茶叶遭受冻災要不要說呢……”

走进区委会的大門，沈大达向大門右手的傳達室里望了一下，傳達室里沒有人，他站在廊上，正迟疑着，楼梯上下来一个穿藍制服棉衣褲的年青人頂头問他：“找哪一个？”沈大达回答了一句：“找区長！”

“区長在楼上办公室里！”那人示意了沈大达一下，沈大达便上楼去了。

推进区長办公室的門，区長和一个穿淡黃色棉軍裝的同志坐在对着窗的一張双人沙發上。炭盆里有四、五条紅透的炭火。穿軍裝的同志正在和区長談着什么，看見沈大达进来，微笑了一下，就对区長說：“好吧，就是这样吧！”接着立起身来。

“没有什么要紧事，”区長一边招呼沈大达，一边留住那穿軍裝的同志笑着說，但那同志还是伸出手和区長握了一下，走出去了。

“坐吧！”区長——同时是区委書記，对还立在門口的沈大达說。

沈大达走到区長的写字桌边，移过一只木椅子，坐了下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区長問。那瘦長而黑黑的臉孔，突然变得

严峻了，沒有了剛才的笑容，眉毛也皺了起來。

沈大達整個身心都緊張起來了。區委書記的脾氣，這幾年來沈大達雖然見的次數不太多，但從工作中和不多的接觸中已經懂得了。“怎麼樣”這一句開場話就不是一個好兆頭。區委書記不喜歡聽人講話，常常不等人講完，他就要教訓人，打斷人的話；他歡喜聽好事情、好消息，而不歡喜聽人說困難。沈大達在腦子裡搜索着，心裡想着，應當說一些最重要的話，那麼即使被打斷，也不至於使今天白跑一趟。

“黃厚福互助組和我們併在一起了，”沈大達終於開始說，“我們大家都想辦社，請求區裡批准呢！”沈大達說，望了望區委書記，覺得關於用木炭解凍等等，都是很清楚的事情，不值得談了。

“你不去動員大家準備春茶，只是想辦社。併組已經很好了，辦一兩年互助組積些經驗再說吧。真是年青人，急躁冒進！”區委書記揮了揮手，帶着教訓的肯定的口吻說。

“互助組已經辦了四年啦！”沈大達簡單地說，帶着一種顯然不能掩飾的不快。

“你們那個算什麼互助組呵！十二、三戶貧農湊搭在一起！”區委書記帶着一種做結論的肯定口吻，可還是微笑了一下，這微笑使沈大達特別感到難過。

“黃厚福組是有底子的，你們把他們併過來該不是想占中農的便宜吧？”區委書記接着說。

“这……这个从哪里说起呵？”沈大达心里簡直有些忪然了，“我們組里有的組員还不要他併到我們組里来呢！……”

坐在靠牆的單人沙發上的妇女主任，接連打了兩個呵欠，一雙腳在炭盆上伸起又擱下，显出不耐煩的神色。

“还是回去！好好准备采春茶吧！”区委書記說，就这样結束了談話。

沈大达心里感到一陣失望，在失望中夾雜着气忿，显然覺得話已經談不好，而不想再談了，而且也沒有必要再談下去，区委書記和自己的思想是离得多么远呵！

沈大达一声不响地立起来，区委書記也沒有留他，看着他走出門去时，說：“把春茶准备准备，且不忙办社！”

出了区委会，沈大达怀着懊惱的心情回到獅嶺村来。“怎样和組員們說呢？大家多么盼望着帶回去好消息咧！”在遇到这些困难而得不到解决的时候，沈大达总要想起解放前和解放后自己所遭遇到的一切。在十一岁那年，四岁的妹妹不留心踏断了地主竹园里的一棵笋，父亲被地主叫去，非要賠償一棵活笋，父亲跪在竹园里跪了一整夜，也沒有把笋接活。父亲回家来，把母亲和妹妹哄到屋子外边，在屋子后边的山脚下吊死了。从那时起他就不能够繼續讀小学，回到家里像一个大人似的做起活来。父亲死后不久，母亲接着病倒了，拖了一年，母亲竟死了。那一天黄昏，母亲把他和妹妹叫到床跟前說：“我管不了你們了，兩個人好好地活下去吧！大起来不要忘了你們爸爸、

媽媽是怎样死的！”在半夜，母亲断气了。

埋好了母亲，他和妹妹被赶出了家，地主把家里有的
一点茶地和一楼一底房子都收了去。地主对他说：“算我
倒霉，把你这点茶地和破房子算利息还不够！”父亲死后，
沒有錢收拾，茶地和房子都抵押給了地主。

漫長的战争年月，侮辱、飢餓、苦难的日子，兄妹俩好
像一对乞丐，这家那家，在村子里討些零活做，夜里睡在
村口总管堂的泥地上，下边鋪的是草，身上盖的也是草。

翻天覆地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到了，共产党来了。
接着，一九五一年初春，村子里进行了土地改革。

想到这里，沈大达想起了自己的入党經過：是抓特务
的那夜以后，次日下午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子彈和子彈
片已經取出，伤口也已包紮好。土改队队长——乡的党支
部書記張星同志来看他，坐在他的床头，对他说：“支部已
經通过你的入党了，现在就等党委会批准。”張星同志接
着說：“做一个共产党员固然是光荣，主要的却还是做了
一个党员，对党、对人民的责任加重了。不要以为加入了
党，什么事都容易做了，还要学习，还要鍛鍊……”沈大达
每次想起張星同志这几句話，就好像增加了許多勇气，是
的，还要学习，还要鍛鍊，什么事都不是容易的。于是他又
想起了从土地改革后組織起来的互助組，这几年来所遭
遇着的困难。

“不批准也沒有什么，”沈大达想，他劝慰着自己，“不
批准，我們也还可以办！”可是虽然这样，想着区委書記，

心里还是有些不愉快。“乡里同志常说区委書記專門管城市工作，农村工作不熟悉，既然不熟悉，那又为什么不調查調查、研究研究，却又要来出主意呢？”

沈大达已經下了里雞籠山的坡，望見了隱沒在半山腰樹叢中的自己的村子，又想起了互助組、生产队，“不知道他們往师范学院挑了多少……”看着那淡淡的太陽已經照滿了山嶺，時間該已近午了。“吃过午飯，先去看一看山上的肥料窖，乘便看看山頂上的茶蓬，再呢，同生产队挑肥料去。到晚上同大家談办社的事吧。”沈大达給自己安排好了下半天的工作，心也安定下来了，于是加快脚步，一逕向獅嶺村走去。

二

沈大达的家是在村子的中段，高起一点的地方，这一段都是姓沈的人家居住着，人們便把这一段地帶叫做沈家嶺。

这一樓一底房子——樓上隔成兩間正式小房間，后面拖一間小小閣樓，樓下一間堂屋——后边是灶間和樓梯間，灶間后面有一塊豆腐干大的院子，是土地改革后分到的。他們自己原来的房子，地主給两个長工徐金彩和赵小毛住着，保管茶叶；土改后，就分給了那兩個長工。

等哥哥走了以后，沈瑞珍收拾起了碗筷，打扫了堂屋

和灶間，燒了一鍋豬食，餵過了一只豬，又餵了兩只雞。接着端過一脚盆髒衣服，移了一只采茶的小橈子，在堂屋的門邊洗起來。

瑞珍一雙手洗着衣服，心里却掛念着哥哥和組里的事：“不知道批准呢批不准呵！”抬起頭來望了望天空，淡淡的太陽穿過斜對面農會辦公屋子的頂，照在自己家門口的路上，於是帶着愁悶又想起了茶葉：“天還不暖和……”突然，望見黃厚福的兒子黃狗兒正走上坡來，對着自己的家門，沈瑞珍低下頭只顧自己洗衣服。她有心躲開狗兒，却到底不好意思立起來關門。

黃狗兒在十一月底回到村子里來，人們傳說着他是因為城里的汽車修理行進行整頓給解僱了。黃厚福夫妻倆卻對人說汽車行里太辛苦，兒子身體不好，回家來休養休養的。狗兒回到家里，正逢着村子里展開學習糧食統購統銷和國家總任務，接着，父親的互助組醞釀和獅嶺互助組併組。

狗兒剛回家來，整天郁郁不樂，心里有發不出來的悶氣：“真倒霉，生在這深山陝陝里，一年到頭看不見別的東西，只有茶葉！”黃厚福看見兒子回來，心里有些不大高興，但也是恨鐵不成鋼，愛兒子痛兒子多於怨恨。至於黃厚福女人，根本就不怪兒子，看見兒子回來了，也好，並開始想着另外的主意；覺得一輩子只生了一男一女，女兒呢，怎么好，也總歸是別人家的人，夫妻倆都已經出了四十頭，自己身體又不好，常年不是頭痛，就是腰痛，狗兒要

能在自己跟前守着，討一房媳妇，多少总能帮帮家务，这样，也算完了一件心事。因此只怕兒子悶出病来，总是迎着兒子的心意，好像款待一个客人，如果黃厚福自己不出市，那么黃厚福女人，东託西託的去託出市的人家帶点肉，帶点鯊給兒子做下飯的菜。

狗兒在家里悶了几天，开始覺得無聊乏味；父亲和妹妹白天忙着做活，晚上忙着开会，狗兒和母亲两个在家里，只听着母亲嘮嘮叨叨地說些家务和鄰舍的事情，狗兒听多了，覺得有些厭煩。

吃过夜飯，狗兒照例躺到放在堂屋靠壁的一只長的藤椅上去，因为这时候上楼睡覺到底太早了。伸了一个懶腰，嘆了一口气，簡直不知道把自己怎样安排才好。

“你呀！”狗兒的妹妹月英从飯桌边立起来，笑着对哥哥說，“我看你懶得連骨头都快要生鏽了！我說呢，別的事情不做，会总可以参加参加，就是自己不說，听听也好。不如同了我去开会吧！”

狗兒打了一个呵欠，并不是由于瞌睡，实在是太無聊。冬天的夜是長的，躺在鋪上睡不着，一双眼睛巴巴地盼着天亮，“也罢，不如跟月英出去看看，譬如悶在家里，一样沒意思！”

“我这兩天給組里每戶人家算細賬，算得头暈腦脹，你实在嫌沒事做，明天帮我算賬去吧！”月英上楼到自己的房間里，在枕头边拿了一个手电，又把鋼笔裝上些墨水，走下楼来对哥哥說。

“算那个有什么意思?”狗兒从長椅子上起来,說。

“怎么沒意思?我們要把每戶人家的收入、开銷、劳动力、茶叶成本都算出来,那么我們办初級社,定土地股金才有个数。”月英說着,一边向門外走,一边招呼着父亲:“我先走了!”又喊着在灶間里收拾的母亲:“媽媽,我走啦!”黃厚福不出声。黃厚福女人自言自語地說:“办社,算細賬,真巴結!比讀書还巴結!”可是月英並沒有听到。黃厚福夫妇一心想女兒能够进城讀中学,却没有料到在这个夏季考不取。夫妻俩都希望女兒在家里温課,明年再考。黃厚福女人常常对女兒說:“你是不采茶叶的!”也常常对別人說:“我們月英是不采茶叶的。”黃厚福女人覺得这山隩里日子太苦,自己生在山里,又嫁在山里,女兒可是不能再讓她过这种日子了。多讀几年書,嫁个城里人,城里怎样都比乡下好。出門有三輪車、公共汽車坐;喝水有自来水,只要手一开就来,用不着去挑、去提;夜里呢,电灯光像白天一样的亮,不像这煤油灯,又貴又暗,每天还要擦灯罩。但是看女兒並沒有非考学校不可的神情,从秋茶以来,帮助組里做會計記賬,也上茶地里采茶;現在併了組醞釀办社,月英又忙着帮算細賬了。黃厚福女人心里很不高兴,却又罵不出口来。

狗兒跟着妹妹走出門去,一边說:“你可不要叫我說話!”

“哪个人強迫你說話呀?你不說就不說好了!”月英回答說。

从这晚起，狗兒常跟了妹妹去开会，有时是組員大会，有时是小組会，有时是青年积极分子会……。开始，人們也沒有怎样注意他，有时狗兒坐不住，沒等会开完就溜掉了；有时在会場上躡了一圈，拿出一支捲烟，坐在壁角的一只椅子上，一边吸烟，一边听着那些年青的妇女談着什么，無非这个長那个短，狗兒听得高兴，便哈哈大笑，一双手臂悬空拍着，好像鴨子在水里拍着它的翅膀。妇女們也不知道他笑些什么，只是覺得他有些討厭，但又覺得他有些滑稽可笑。慢慢地狗兒和大家也都熟了，而且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。在醞釀討論併組的会上，狗兒还說了話，和他的妹妹一样也是拥护併組，一些人覺得黃厚福的这一双兒女比他們父母的思想开通得多。其实狗兒和月英虽然都拥护和獅嶺互助組併組，但是兩人的想法不一样，狗兒有狗兒的想法。狗兒覺得父亲如果仍旧繼續單獨办一个互助組，嚕嚕嚕嚕的事情一定很多，少不得会麻煩到自己身上；再說和獅嶺互助組合在一起，有多少好处呢，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可以和沈瑞珍接近的好机会。狗兒这些日子来，已轉了这么一个念头。

真的，自己一直都还没想到，总是因为兵荒馬乱，父母也沒有替自己作个主。狗兒开始想起了自己的婚姻，覺得自己确实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，二十二岁，有些人在这年紀已經抱了兒子。“想不到从前像乞兒似的女孩，是这么能干的，”狗兒一下想到了沈瑞珍，“而且，人品还竟这样出色！”沈瑞珍的中等个子，黝黑色的小圓臉孔，一双眼

睛黑黑的像水一样透明，立在主席台前对大家說着話，說着，說着，她那雙眼睛不時地向四周巡視，彷彿在問：“嗯！我的話說的对不对呢？”

“能够討着这么一个女人也不差！”狗兒想着，“不但会做活……可是，人家还是一个团员呢！”狗兒不觉嘆了一口气。吃过夜飯，狗兒还照样坐在長椅子上，然而心里有事，在家里觉得坐不住了，总想走出去，到村子里开会也好，只要能够碰到沈瑞珍談点兒什么。可是这个沈瑞珍，很难得碰到她独个人，总是和好几个女孩子在一起；再呢，这个十八岁的女孩，其实自己还比她大了四岁，看去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庄严神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狗兒觉得有些怕她，也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接近她。

这一天，父亲大早同生产队一起到六和塔挑肥料去了。狗兒一直还没有参加任何工作，这个工作他更不会参加，挑肥料，又脏又臭的苦事情，不仅狗兒这么想，黄厚福也不要兒子去做，認為这是一个下賤的工作，会委屈了兒子。狗兒知道妇女們沒有参加这个工作，有的上山砍柴去了，有的在屋子里料理家务。吃过早粥，狗兒在自己屋前蕩了一圈，想了想，便往村子里走去。剛剛上了沈家嶺的石級，望見沈瑞珍在門口洗衣服，正想没有一个机会接近，今天碰巧只有她一个人，可不正好和她說話。一边走，心里却还有些胆怯。“人家从前穷的像乞丐，”狗兒想起对方和自己的身分来了。“虽然分到了茶地和房子，家底怎么能比得上我們呢？我家的茶地比他家多，房子呢，也